

随笔

满江红
八一感怀

唐雪元

且慢弹冠
水天处
盗贼未歇
君不见
东倭劫岛
南疆蛮裂
脚下寻尧舜土
坟前多少精英血
岂凭夷
把寸寸金瓯
刀刀切?

百年辱
今方雪
周边患
期时灭
眺神州万里
月圆无缺
九域烽烟烧碧海
三军怒气冲霄阙
待扬威
扫尽野心狼
将兵围!

工完场清

一波

终于将排水沟疏通,避免了水泥仓库被淹没的危险……

冬去春来,当我的军装洗得发白的时候,老班长退伍了,我接任他当上了班长。临别的头天晚上,班长将伴随他5年多的一把铁锹交到我手上,只见磨得锃亮的木柄上赫然刻着“工完场清”四个字。我接过班长的铁锹,也接过了班长的嘱托:“工完场清是咱工程兵的传统,啥时候都不能丢,要一代一代往下传。”当时,我突然感到喉咙有什么东西堵着,想好的许多话却没有说出来,只是使劲地点着头。

班长走后,他留下的那把铁锹成为我们班的传家宝,我时常拿它说事,激励全班战友牢记传统,当一名合格的军人。

以后,提了干部,进了团机关,虽说很少直接参与和组织施工了,但耳边仍时常回响着“工完场清”的话,只是因工作性质的不同,赋予它新的含义了。每天下班时,都要认真回想一下今天做了什么,当日工作是否当日完成了,若有欠账,必须加班加点地完成,做到案无积卷、事不过夜;一天工作结束后,务必资料进柜,文件归档,把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养成井井有条的习惯……这些看似小事,但时间长了,总会体验到一些好处、一些乐趣,就是不会误事、不会拖事,培养自己认真、严谨的作风,也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老团长转业回东北老家的头天晚上,我到他家去告别,家人告诉我他在办公室。走到办公楼前,只见偌大的一幢大楼只有团长的办公室灯还亮着,我轻轻地叩开门,只见他正坐在窗前抽烟。他把我让进屋里,随手递给我一张便条,只见上面清楚地列着办公室物品的清单,包括书柜里他喜爱的一些书籍目录……我说其他办公用品可留下,而把这些书可选一些带走,留个念想。他笑笑说:“咱工程兵有工完场清的传统,如今我转业到地方了,把公家的东西留下,也算是一种工完场清吧!”顿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感动之中。

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不知要调多少个单位,换多少个岗位,执行多少种任务,是否都应该有这样一种工完场清的意识呢?即当日事当日毕,不唱“明日歌”;一任事一任结,不给后任留麻烦;更重要的是,无论做什么事不但要尽力做好,不留败笔,不留遗憾,还要留下一个清白的好名声,留下清风正气,这大概是“工完场清”更为深刻和本质的含义吧。



阅汉堂记

郑州汉砖礼仪多

(一)

张健莹

前不久崇汉轩在郑展展出汉砖拓片,其中不乏出自郑州的精品,譬如一幅《君车两千石》,画面有十六种图案,有朱雀、楼阁、常青树,有君车出行、两千石吏、持盾吏,还有白虎、豹子、铺首衔环不一而足,单体的模印如此丰富,真让人叹为观止。

展出中专程从青岛赶来的博物馆馆长杨敏,每日上下午各为观众讲解一场。她讲了很多汉代历史知识,博古论今,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她讲到汉代人持盾、持节、拥慧、持笏,虽然这些形象不在一个画面,甚至也都不是一个画面的主题,但是有一个印象很醒目,有一种感觉很突出,就是郑州自古礼仪多。

先从持笏板说起,笏板是用来记事的,无非是将要说给人的事记录下来,官员们是上朝时将报告给皇上的事写在笏板上;将别人或者皇上的指令记下来,好上情下达。笏板的另外用途就是礼仪,双手执笏板,前倾躬身,态度就谦恭,示人就尊重,好像能表现出自己尽心尽职,请客人主人上座放心,也以此表示出对主人客人上座的敬意。还有如果说话手中无物难免指指划划,有失礼仪,不如手执笏板不致失态。

笏板的大小因人的等级有差异。郑州汉画像砖上执笏者多是小吏,躬身肃立,多是迎候贵宾。有两人执笏相向拜谒,也是一般人的礼节。是不是像现代人见面时的互相握手或者握手问好?图上这个手执笏板的武士还束腰佩剑,很威武,这种形象从唐代传入日本,沿用至今。

新书架

《语自在》

刘菲

这是阿来的一本生活哲思散文,内容分为三辑。第一辑“大地的咏叹”,作者再次游走在藏地这块既熟悉又日益陌生的土地,对边地文化的追思与展望,令作者发出“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的感慨。第二辑“草木之名之美”,作者的文笔愈发柔和、细腻,城市街边常见的梅兰李桂,在作者那里,超越了“生活一角”的常态感,演化出了生命最本真的禅意。第三辑“病中读书记”,选取了作者病中的几篇读书札记,生病的状态不止将时间拉长,更为文章平添了视角独特的哲思。

阿来的散文带读者走进充满魅力的古老时代,又带读者面对充满机械和科技味道却丧失了自然的现在。无论是赏花、游记,或是读书札记,作者从不缺乏的是一种对生活对人类的反思,和一种对大自然的亲近,因此能给读者带来沉思后的心灵沉静。

知味

德国酸菜白肉

刘燕

德国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是酸菜白肉。

那天,在柏林的一家小餐馆里,一位年轻的侍者向我们推荐了这道菜。刚听到这个菜名时,我有些吃惊:因为在我国的东北也有一道菜名叫酸菜白肉。在异国他乡,听到这样一个熟悉的菜名,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点完菜后,我不禁猜想,德国的酸菜白肉会不会跟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模一样呢?

不一会儿,一位侍者托着一个大盘子走了过来,他优雅地将盘子放在桌上,接着做了一个很绅士的动作说:“先生,请慢用!”我礼节性地回应了一声“谢谢”,然后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盘子里,只见嫩黄的德国酸菜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片片白白相间的猪肉,红色的是瘦肉,白色的是肥肉。洁白的盘子上还可以看到厨师用芥末酱淋酒后的痕迹,犹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原来,所谓的德国酸菜白肉,其主料就是酸菜和猪五花肉,在不加任何调料的情况下,先将猪肉煮熟,放凉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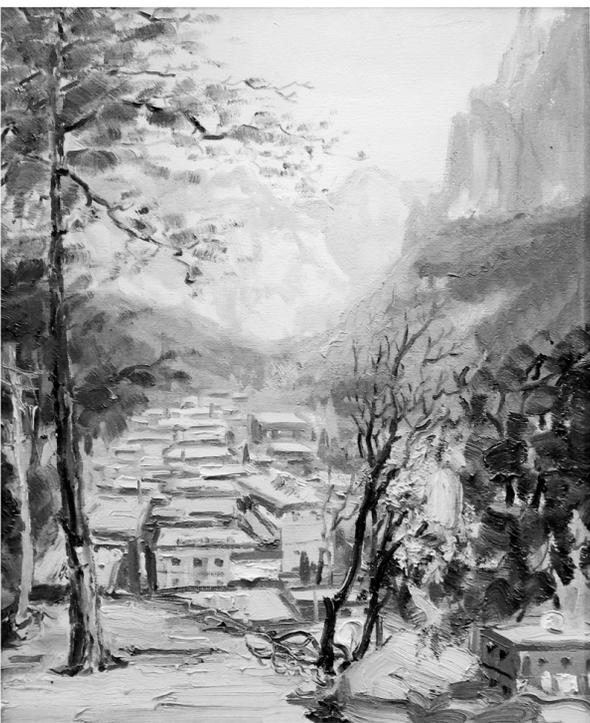
切成薄片,然后再在上面盖上酸菜丝,浇上特制的调味酱汁,这样就OK了。

从外观上看,德国酸菜白肉与东北酸菜白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吃上一口,才发现味道有着天壤之别。德国的酸菜白肉,猪肉是用烤箱烤熟的,有一股浓郁的烤肉味。而东北酸菜白肉,则是用白水煮出来的。德国酸菜白肉吃起来脆香可口,肥而不腻,奶味十足,还有些酸酸。而东北酸菜白肉则润滑软嫩,麻辣鲜香。通常,吃德国酸菜白肉要蘸些芥末酱,因为那样口感更好,也更刺激味蕾。不过,我们有许多的人不太喜欢芥末的味道,觉得辣鼻子,催眼泪,很难受。而事实上,芥末具有开胃、增强食欲的功效,还有很强的解毒功能。

吃酸菜白肉,当然得配上德国啤酒,不然就少了一种乐趣。打开瓶盖,丰富的泡沫喷涌而出,顿时酒香四溢,热情澎湃,欢快之情呼之欲出。满满地倒上一杯,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吃肉,那感觉真是其乐无穷,妙不可言。

浪漫气氛的米兰、佛罗伦萨等地,寻找命中注定的爱人宋昆明,却偶遇冯大理,上演了一出爱情戏剧。相信许多成熟女人在少女时都看过一部电影叫《罗马假日》,都曾幻想过能像剧中的女主角奥黛丽·赫本扮演的公主一样,在意大利罗马偶遇一位像格利高里·派克一样的帅哥,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命中注定》让这样的梦想成为现实。教堂、咖啡厅、马车、红酒、晚礼服、舞会……具备了一个女孩对于浪漫爱情的一切童话想象,就像女主角在电影里说的“我在梦里见过”。对,这些景象几乎青春期的少女都在梦里见过,接着,那个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会翩然而至。

现实生活总是枯燥乏味,但爱情让人神魂颠倒,所以那位女教师要去看看世界。如果一场电影能让普通人与现实脱离一百多分钟,移情于那个黑暗中闪烁的大屏幕,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谈一次灰姑娘式的恋爱,甚至有那么一个坏坏的男人来欺骗自己,这样的白日梦挺好。然后继续在回家的路上堵着车,心里惦记着晚上吃啥,谁来负责洗碗。



太行人家(油画) 王首伟

影视谈

爱情让你走四方

石董

看了《命中注定》,会想起网上一则旧闻。河南郑州某中学的一名女教师,写了“最具情怀”的一封信辞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近来得知,女教师之所以辞掉稳定的工作,是因为爱情。她在大理邂逅了一个他,她要与他一起看世界,走四方。

对于一位陷入爱情魔咒中的人来说,谈理性、常识恐怕是没有用的。这位女教师不就有点像《命中注定》中汤唯扮演的女主角方茴吗?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让她们挣脱世俗、追求自由。影片一开始就阐述了方茴所处的现状,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她并没有准新娘应有的兴奋和喜悦感,更多的是对已命中注定的踌躇。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一个命中注定的人出现了。汤唯选择的是不

顾一切地去寻找这个算过两次命都要嫁给的叫“宋昆明”的男人。

有观众认为这里的情节脱离现实,怎么能因为两次属于封建迷信的算命就决定说走就走、离家万里呢?其实,她看起来疯狂的行为流露的是她对现状的不满。她说过未婚夫不是她喜欢的类型,缺乏幽默感。这段即将到来的婚姻看起来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这样的婚姻就像廖凡扮演的冯大理在影片后面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要流氓”。如果或是为了应付父母,或是随大流而草率结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是对那位的对不起。

选择一个合适的爱情故事发生地是影片成功的关键。意大利,作为欧洲文化的摇篮,毫无疑问是爱情婚姻理想的发生之地。方茴就在极具欧洲

连载

王树增



第一卷

歼。其要点是:正面要守住,出击要迅猛,配合要默契,歼敌要果断。

二十三日,第一一五师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晚上,师部率主力推进到平型关东南十五公里处的冉庄地区。二十四日,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根据地形勘察结果,确定在

(蔚县至代县)公路。沿着这条公路,从蔚县以南的灵丘至平型关约三十公里。公路的两端地势较为平缓,只有小寨村至老爷庙一段地势险峻:两山夹着一条沟,沟深十至三十米,宽十至二十米,两侧陡壁如削——只要进入沟内,兵力和火力都难以展开,是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

此时,日军第五师团由浑源、灵丘和涞源分三路由东向西攻击,三路日军相距较远,攻击平型关的日军约为一个旅团的兵力。板垣征四郎深知平型关地势险要,因此在这个方向采取的是正面逼进、侧翼强攻的战术,即用小部队抄小路插入平型关的侧后,以威胁正面阻击的中国军队。具体部署是:第二十一联队队长栗原房秀率两个大队偷袭平型关侧后。

中国军队平型关地区作战方案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以及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联络参谋一起商定,并由第六集团军

总司令部发布:正面主攻部队为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第七十一师一个团自团城口至2141.96高地间沿着山麓向东再向南迂回,以团城口北面的蔡家峪、小寨为攻击目标;两个团由2141.96高地至西河口之间向东攻击,掩护团城口正面攻击部队的左侧,截断日军向北撤涞源之路,以平型关以北的王庄堡为攻击目标;一个团为预备队,由团城口附近前进。第十七师第八十四师固守平型关正面阵地。独立第八旅以一部协助第七十一师攻击,以辛庄为攻击目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担任敌后各地之攻击,以团城口以东的东河南至团城口以北的蔡家峪为攻击目标。

二十四日,傅作义进驻平型关以北的大营指挥所。应该说,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是一个很不错的局部围歼计划,即正面高桂滋的第十七师第八十四师死守不退,同时确保平型关侧翼在我手中,等日军进入平型关后,由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和郭宗汾的第七十一师两面夹击,将进入险要地段内的日军全

平型关东北方向的关沟至东河南村之间长约十三公里的公路两侧设伏。其部署是:以第三四三旅的两团担任主攻,第六八五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住敌人的先头部队;六八六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的日军,尔后协助六八五团向平型关以西东跑池方向发展。以第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的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以六八八团为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附近。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浑源之间地区,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敌。

午夜,第一一五师在黑暗中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开进,拂晓前全部进入阵地。但是,就在第一一五师官兵向阵地前行之时,担任平型关正面阻击任务的第八十四师擅自放弃了阵地。

防守平型关正面阵地团城口的第八十四师,始终承受着日军的强大攻势,残酷的阻击战几乎一直未停,以致军长兼师长高

源源北展,高(高桂滋)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郭宗汾的第七十一师)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号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孙楚)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持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出击,便可立解纠纷。二十四日晚,敌对高部阵地右翼西跑池和团城口两处发动夜攻,高已觉形势严重,要求开到齐城的郭军一部就近增加于西跑池,郭又未允。当夜孙楚适得八路军高参通报:林师已阻截平型关、东河南敌后的公路,即对敌发动抄击,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岭挺进,接应团城口、平型关大举反击。形势大好,敌已陷我掌握之中。孙楚认为高部纵感紧急也是暂时的,可以坚持;郭军须集结全力做大规模出击,不可分割应付,以免陷于胶着。但是,高桂滋部的说法却是阎锡山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为了堵住日军第五师团的攻击,第八十四师自二十二日起一直处于苦战中。

绿城杂俎

曾经的解放鞋

许双福

在报端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一双双样式美观时尚的黑色‘小跑鞋’正式列装配发部队,‘解放胶鞋’即将‘光荣退役’。”

也许,从小生长在部队大院里,对解放鞋有着深厚的感情。

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我已上小学三年级,可以穿最小的四号解放鞋了。父亲每在换发新装时就为我领上一双。天热时穿着它很是烧脚,到了晚上,双脚的皮肤被捂得泛白,气味是臭气熏天。母亲不再让我穿了,只是在下雨天穿一下。

一次,在学校开展的勤工俭学的劳动中,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穿的解放鞋被割破。我知道老师的家庭负担很重,有三个孩子,老婆在农村,那时的农村生活很是艰苦,我看到王老师一年到头来脚上总是这双解放鞋。我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对我说道:“明天你问问老师穿多大号的鞋,把你的解放鞋换成老师穿的,每次换发时,把老师的鞋带回来,我给他换新的。”就这样,王老师的解放鞋一直由我父亲给他换,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房县。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有一双解放鞋是令很多人羡慕的事,如今想起来,心里一阵酸楚。

世上的事总是有着缘分,我入伍从军,解放鞋又成了我的伙伴。当兵初期,部队配发的就两种鞋,解放鞋和棉鞋,除了冬天,解放鞋可谓是“四季鞋”。冬天在进行队列训练时是不允许穿棉鞋的,仍然是解放鞋唱主角。在我退伍时,部队已配发了布鞋,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解放鞋采用了新的工艺,形制也做了改动。鞋底做了防滑、防扎处理。离开部队时,我将四双崭新的解放鞋给了我们班长,在农村解放鞋更为适合。

解放鞋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铭刻着我们成长的印迹,诉说着岁月的艰辛和充满光辉的历程。

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呀?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气不喘气哩!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败了,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说好听的话,要真的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还能让那个小东洋欺负着?第一一五师赶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在那里撞上了从前线下来的溃兵,一问是从灵丘方向一路退下来的。第一一五师的战士拦住了他们,溃兵们指手画脚地向八路军形容日军的火力如何猛烈。

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正向平型关直扑而来。平型关,位于晋北繁峙县的东北方向,自古为交通要冲。其西面是恒山,东面是大行山,两山之间纵贯一条大道,即蔚代